

敦煌學

第三十五期

- 汪 娟 冉雲華先生傳略及論著目錄
- 汪 娟 一生恩遇 雋永如斯——緬懷恩師冉雲華先生
- 山本孝子 敦煌的「獻物狀」、「送物」及「遺物書」析論
- 王三慶 項楚先生之學問及其寫作思路
——以《敦煌歌辭總編匡補》為例
- 朱鳳玉 敦煌變文寫本原生態及其文本講唱特徵析論
——以今存寫本原題有「變」為中心
- 林仁昱 敦煌「散花」供養歌曲寫卷樣貌與應用意義
- 周西波 敦煌道教寫卷 P.3899 之年代與內容考
- 馮 婧 法國學界關於敦煌寫本物質性的研究：回顧與新進展
- 許絹惠 曹元忠文殊堂的顯密融合
- 楊明璋 敦煌寫本所見的「道安」及其相關著作
- 柴劍虹 書評：怎樣讀懂敦煌——以《圖說敦煌二五四窟》為例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2019年8月

敦煌學

第三十五期

鄭阿財 汪娟 主編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2019年8月

封面題字 臺靜農先生

創刊人 潘重規先生

編輯委員

王三慶 朱鳳玉 汪娟 李玉珉 柴劍虹 高田時雄

張廣達 陳懷宇 項楚 榮新江 鄭炳林 鄭阿財

主 編

鄭阿財 汪 娟

《敦煌學》稿約

- 一、本刊為敦煌學專業之刊物，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
- 二、來稿以未曾正式發表之中文稿為限。
- 三、來稿須經二位專家學者匿名審查通過後始予刊登，特約稿除外。
- 四、論著稿件以二萬字為原則；書評稿以六千字為度。請儘量提供與 Microsoft Word 相容之完稿電子檔與 PDF 電子檔。如有附圖，請儘量另附 300DPI 以上高解析度之 JPG 檔。
- 五、來稿請附論文篇名、300-500 字摘要、3-5 個關鍵詞(皆須中英文)，另附主要參考文獻；作者之署名、工作單位、職稱(皆須中英文)，及通訊資料。
- 六、撰稿體例請自行參考：<http://nhdh.nhu.edu.tw/2-1.htm>，點選「研究論著」。請務必依本刊「撰稿體例」撰寫，以利作業。
- 七、來稿一經刊登，即致贈作者該刊物一冊及電子檔一份。
- 八、作者如投稿本刊並經收錄後，即視為同意本刊授權合約機構：將「合約標的」進行數位化、重製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或電子書，並規劃成權利產品（或服務），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區域網路、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傳輸方式授權用戶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及列印等使用行為。
- 九、來稿內容涉及著作權問題（如：圖表與長篇之引文等），請作者事先取得著作權持有者之同意。如有違反著作權之情事，文責自負，與本刊無關。
- 十、投稿本刊論文，請逕寄：621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大學郵局 56 號信箱鄭阿財收，或寄電子郵件至：nhdh5770@gmail.com。

敦煌學 第 35 期

編輯者：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nhdh5770@gmail.com

執行編輯：梁麗玲、黃惟亭

出版發行：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Lexis@ms6.hinet.net

電話：(02) 23219033

傳真：(02) 23568068

定價：50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2019 年 8 月

ISSN 1015-9339

目次

冉雲華先生傳略及論著目錄-----	汪娟	1
一生恩遇 雋永如斯——緬懷恩師冉雲華先生-----	汪娟	15
敦煌的「獻物狀」、「送物」及「遺物書」析論-----	山本孝子	19
項楚先生之學問及其寫作思路		
——以《敦煌歌辭總編匡補》為例-----	王三慶	43
敦煌變文寫本原生態及其文本講唱特徵析論		
——以今存寫本原題有「變」為中心-----	朱鳳玉	59
敦煌「散花」供養歌曲寫卷樣貌與應用意義-----	林仁昱	93
敦煌道教寫卷 P.3899 之年代與內容考-----	周西波	113
法國學界關於敦煌寫本物質性的研究：回顧與新進展-----	馮婧	135
曹元忠文殊堂的顯密融合-----	許絹惠	151
敦煌寫本所見的「道安」及其相關著作-----	楊明璋	175
書評：怎樣讀懂敦煌——以《圖說敦煌二五四窟》為例-----	柴劍虹	201

Table of Contents

Prof. Jan Yunhua's Biography and Catalogue -----	Wang Chuan	-----	1
In Memory Prof. Jan Yunhua-----	Wang Chuan	-----	15
Notes on Transmittal Letter Texts from Dunhuang -----	Yamamoto Takako	-----	19
Prof. Xiang Chu'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his Writing Ideas: <i>Correction of Dunhuang Lyrics Editor-in-Chief</i> as an Example -----	Wang Sanching	-----	43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Transformation Texts from Dunhuang and an Analysis of their Lecturing Featur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exts with the Character "Bian" in their Titles -----	Chu Fengyu	-----	59
A Study on Miscellaneous Copi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Eulogy of Scattered Flower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	Lin Jenyu	-----	93
The Dunhuang Scroll P.3899: It's Dating and Interpretation -----	Chou Hsipo	-----	113
French Scholarship on the Materialit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Review and Recent Progress-----	Feng Jing	-----	135
Exoteric Buddhism and Esoteric Buddhism Fusion in Cao Yuanzhong's Manjushri Temple-----	Hsu Chuanhui	-----	151
Daoan and Daoan's Writings in Dunhuang Documents -----	Yang Mingchang	-----	175
[Book Review] How to understand Dunhuang: taking <i>The Illustrated Book on Cave 254 in Dunhuang</i> as an Example -----	Chai Jianhong	-----	201

項楚先生之學問及其寫作思路

——以《敦煌歌辭總編匡補》為例

王三慶*

摘要

本篇以項楚匡補任二北《敦煌歌辭總編》為例，說明項楚學問之養成，以及為學的門徑及分析問題的方法，乃是承繼了明末清初以來乾嘉學者原具有的考證學風，為解決每日讀書疑問所得的日知筆記，大異於今時學者接受西方論文規範之撰寫模式，空有理念以及為了計點湊數的功利論文。也因具有如此顛撲不破的道理，才能萬古常新，並大勝於今是而昨非的學術專書論文。

關鍵詞：項楚、敦煌、歌辭、補正

* 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Prof. Xiang Chu'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His

Writing Ideas: *Correction of Dunhuang Lyrics*

Editor-in-Chief as an Example

Wang Sanch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Xiangchu's work on Ren Erbei's *Dunhuang Lyrics Editor-in-Chief*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and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Xiangchu's research practice and methodology of forming, learning and analyzing problems. This is the inheritance from those scholars between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The uniqueness of this research method is to obtain knowledge from accumulating questions from solid daily reading and forming their perspective by solving these questions,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scholars who plainly accept the Western papers' writing standard, mimicking vague ideas from others and write the utilitarian papers for simple point counting. It is surely irrefutable that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lead a successful academic research of having sustainable impact.

Keywords:Xiang Chu, Dunhuang, lyrics, correction

* Emeritus Professor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壹、前言

1990年8月中旬，筆者與鄭阿財一路同行，從香港轉搭地鐵來到大陸廣州，擬赴敦煌參加當年九月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這是我第二次進入大陸。在廣州尋訪圖書之後，因交通班機臨時被取消，於是便轉機到成都，並順道拜訪慕名已久的敦煌學家項楚先生。一晃眼之間，二十多年已過，如今恭逢 項先生八十嵩壽華誕，謹藉此文剖析其學養、成就與為學門徑，用為長者頌壽。

貳、著作宏富精深，無意為文而自然成文

關於項楚的學問深邃，著作宏富，褊陋如我，聞悉其論著凡有《敦煌變文選注》、《敦煌文學叢考》、《王梵志詩校注》、《敦煌詩歌導論》、《敦煌歌辭總編匡補》、《寒山詩注》、《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項楚卷》、《柱馬屋存稿》、《唐代白話詩派研究》（合著）、《項楚論敦煌學》、《古典文獻學》（項楚、張子開主編）、《項楚敦煌語言文學論集》、《中國古典文獻學》（項楚、羅鷺主編）、《敦煌文化》（合著）、《大家論學：項楚論敦煌學》、《顯學中的敦煌學》等煌煌巨著¹。又編輯《中國俗文化研究》、《新國學》二刊物。因此，若以時間距給予評量，自1990年起，以迄2018年間，平均每兩年必出一書，才有如此眾多豐碩的論著，而其精力彌滿，用功之勤亦可就此略見一二。更可貴的是每書一出，必也洛陽紙貴，成為學術界中文學門的排行榜暢銷書。

¹ 以上書誌情況分載如下：《敦煌變文選注》（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2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4月增訂本）；《敦煌文學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4月）；《王梵志詩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2010年6月增訂本）；《敦煌詩歌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5月，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5月，2001年6月）；《敦煌歌辭總編匡補》（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1月，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6月）；《寒山詩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1月）；《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項楚卷》（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柱馬屋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7月）；《唐代白話詩派研究》（與張子開、譚偉、何劍平合著，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6月，北京：學習出版社2007年5月簡體版）；《大家論學：項楚論敦煌學》（上海：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2016年1月）；《古典文獻學》（項楚、張子開主編，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10月）；《項楚敦煌語言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中國古典文獻學》（項楚、羅鷺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10月）；《敦煌文化》（與戴瑩瑩合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顯學中的敦煌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5月）。

然而以上的著作幾乎是獨立完成的作品，若是參予團體而不掛個人名義的編著，尚有《宋文選》、《敦煌文學作品選》、《隋唐五代文學史》（上）·（中）、《蘇軾研究資料彙編》、《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等²。至於單篇論著則更難以蒐羅估算，有些已經集結於上述諸書，有的篇章迄今還未收納於專書之內。這些著作中有些是學門中的基礎性論著，如《敦煌變文選注》、《敦煌詩歌導論》，它們都是因應教學的需要，為培養學生堅實的基礎或從事導讀的必備書籍。然後又以個人深厚的學養，針對敦煌文獻或傳統典籍從事實踐性的示範工夫，其成果表現足以讓人嘆為觀止，如《敦煌文學叢考》、《王梵志詩校注》、《敦煌歌辭總編匡補》、《寒山詩注》等諸種著作，無一不成學界研讀的經典之作。也因順此而下，終有《唐代白話詩派研究》一書的誕生。另外有關個別自選的示範作品或存稿則有《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項楚卷》、《柱馬屋存稿》、《項楚敦煌語言文學論集》諸作。在此堅實之作的背景下，自然可以宏觀的談論《敦煌文化》、《大家論學：項楚論敦煌學》、《顯學中的敦煌學》，這是成為學問大家以後，方能從宏觀的視角切入，深化談論敦煌學及敦煌文化等種種重大課題，足以使學界奉為圭臬。

誠如他在〈談治學·敦煌文學研究漫談〉³一文中的自我剖析，幼年時迷戀著偉大詩人的不朽作品，在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以後，考上四川大學研究生，專攻六朝唐宋文學。正想馳騁壯志的時刻，恰逢文革時代的來臨，使他遭遇到幾年的困頓，然而也在此潛龍勿用時期，便如海綿一般，不斷的汲取養分。同時，在幼年憧憬的召喚之下與青年放眼世界的胸懷中，從未就此向時勢屈服，或消磨殆盡於無形。所以一旦峰迴路轉，從中學被借調到《漢語大字典》編寫組的工作期間，接到從《敦煌變文集》中摘取適當的辭條，作為編寫字典例句的這個任務後，不但決定了他往後的研究走向，同時也讓他有機緣讀遍了《大藏經》、五代以前傳統典籍中的正史、經部和子部等著作。尤其在偉大詩人的憧憬下，《全唐詩》讀了何止一遍；甚至連作為工具類書的《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和大量筆記小說等，也都通讀一過，造就了深厚的國學根柢，使他具有精於校勘考據的細緻方

² 以上書誌情況分載如下：《宋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0 年 7 月）；《敦煌文學作品選》（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 12 月）；《隋唐五代文學史》（上）·（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3 月 1994 年 12 月）；《蘇軾研究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 1994 年 4 月）；《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4 年 7 月）。

³ 《文史知識》1987 年第 6 期。

法，更擅長於融會貫通的宏觀功夫，故其研究能夠鎔鑄語言、文學、宗教於一爐，形成了國學大師所獨具的治學特色。尤其他在佛教文學研究中所取得的豐碩成果，都是早年通讀《大藏經》所立下的基礎展現，能開創如此有系統且又大量地運用佛教文獻進行中古漢語詞彙研究，才能折服國內外的研究學者，並獲得賓州大學梅維恆的邀請到美國講學。

正因如此，項楚初始發表的論著蓋以東坡詩及變文為兩條研究路線，一來是滿足早年對於中國典雅文學中偉大詩人的戀情，再者是為《漢語大字典》從事編寫組工作時，研讀俗文學或民間文學後的成果表現，這些著作給與後學的啟示不庸費言。然而，若要剖析其為學門徑，在眾多著作中最足以說明者，莫過於《敦煌歌辭總編匡補》一書，因此筆者擬藉該書進行說明與分析。

參、《敦煌歌辭總編匡補》的啟示

《敦煌歌辭總編》是耗盡任二北幾近三十年的得意之作，這是他繼早年編輯出版《散曲叢刊》，並有《散曲概論》、《曲譜》等論著，晚年更有《唐戲弄》、《唐聲詩》、《唐大曲》等無比豐富史料的論著。尤其戲曲研究師承吳梅，學養深厚，毋庸贅言。自 1955 年起，採取有別於王重民等宋帽唐頭的詞體觀點，從民間歌曲的角度切入，將俗曲收入增編，名成《敦煌曲校錄》一書，共收了 545 首作品。此後歷經三十餘年的持續工作，更於 1987 年，完成了煌煌巨著的《敦煌歌辭總編》一書，凡分上、中、下三冊，共七卷，1703 頁；卷一《雲謠集雜曲子》33 首，卷二雜曲隻曲 117 首，卷三雜曲普通聯章 63 組 399 首，卷四雜曲重句聯章 19 組 163 首，卷五雜曲定格聯章 32 套 313 首，卷六雜曲長篇定格聯章 1 套 134 首，另有補遺隻曲 13 首、組曲 40 首、五七言體 9 首；每首之下都有或長或短的說解文字。如此巨著，有別於以往宋詞源於唐代的說法，而是以歌唱曲詞的大家身份及植基於既往諸多的基礎上，勤勉戮力三十年的結果，則必也成為大家所共信共讀的經典著作，殆無可或疑。

可是在一般讀者眼中視為經典的著作，經過項楚的審視後，錯漏衍奪者處處皆是，最初原也只是隨手記錄於書眉，後來日積月累，陶瓶既已裝滿，則成篇也

是自然，於是先有〈《敦煌歌辭總編》佛教歌辭匡補舉例〉⁴，再後不過二年，更有〈《敦煌歌辭總編》匡補〉（一）～（六）⁵的發表，以及其他因應會議撰寫的零星篇章，偶或也有部份涉及者，如〈S.5588 號寫本之再探索——《敦煌歌辭總編》「求因果」匡補〉⁶、〈敦煌本《行路難》之再探討〉⁷，這些單篇論著都是在任二北《敦煌歌辭總編》完成之後，從事教學餘暇，讀其書後為學習者的示範之作，沒有刻意為難前賢的用意。故筆者也願藉此《匡補》一書，說明他的為學門徑。

有關《敦煌歌辭總編匡補》一書，先後於兩岸排印出版，首版即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5 年 01 月的排印本；2000 年 06 月後，又在巴蜀書社再版。二書基本架構及內容大抵相同，只是前者排印時，因身在美國賓州大學，無法親自最後一校，造成不少的錯排及書局校對上的錯誤，因而才有新版的刊正，同時也順勢略作小小的修訂及增補，如卷二第 0091 闕〈菩薩蠻〉（回鸞輅）「從此後泰階清，齊口呼聖明」及卷三第 0216 闕〈獻忠心〉「恩光六塞，瑞氣徧山河」，這兩首都是舊版所無。至於個別修訂的文字也就不再多談，故以下所談者蓋據後來的增訂版本為準。書名既然是《敦煌歌辭總編匡補》，顯然心存忠厚，盡可能地在原有框架之下，不掠人之美，保留任氏的成果舊觀，對於舊作從無增加新出的曲文，連原有曲文的標次也都沒有調整，只就每首曲文的問題字句，摘錄任氏的「校釋」，盡可能如實地保留原貌，其後始加一己之按語給予訂正。每首或有一處，或兩三處不等。經此校訂匡補之後，終使《敦煌歌辭總編》得以通讀無礙，文義了然，於是學界從此得到一部良善之本可用矣。只是全書匡正不及卷一，誠如序言所述，因為潘師重規有過《敦煌雲謠集新書》，以及林玫儀也作〈敦煌雲謠集勘證〉，可說已經「勝義紛呈」、「美不勝收」，因而避免重複，不再重複下筆。

關於《敦煌歌辭總編匡補》一書的著述體例，就如明末清初顧炎武的《日知錄》、乾嘉以來清儒王念孫父子的《讀書雜誌》、《經義述聞》，錢大昕的《廿二史

⁴ 《1990 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史地·語文編）（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 年 7 月），頁 371-385。收入饒宗頤主編《敦煌文藪》（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 年），頁 49-68。

⁵ 《文史》第 35 輯-第 40 輯（1992 年 6 月～1994 年 9 月），其後集結成書《敦煌歌辭總編匡補》（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5 年）。

⁶ 《九州學刊》（1992 年第 4 期），頁 137-148。

⁷ 《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天津出版社，1993 年 6 月），頁 701-725。

考異》、《潛研堂答問》或俞曲園的《古書疑義舉例》一類的名篇著作，是以讀書所撰述的筆記心得，而非今日為開會而撰文的模式，因此這種行文敘述的確不同於今日論文的寫作格式，然而並不妨礙條列內容文字的價值，呈現的也是顛撲不破的道理。今是而昨非的論文乃大家目前所習見，可是用簡短的訂正文字，卻能擲地有聲，永為常式的考據風潮已經為大家所避談，今日居然接二連三地出現在他的大作中，成為目前中流砥柱的優良學風，此乃個人之所以欽服者哉！也因如此，無意於為文而自然成文，每在讀書不暢，未得其意之下，因能獨具卓眼，翻檢原來文獻，並參閱歷來學人諸多著作，然後平心論斷，全無門戶之見，該正者正，該補者補，疑而未定者也不強作解人，心地始終保持著純正善良，盡可能的站在作者立場說話；苟若不行，則是保持著「實事求是，莫作調人」的敘述語氣。因此，其考據過程完全是以理校為主，然後輔以原本或善本，同時參考之前的傳統典籍，尋求歷來語彙的文化傳統和當時階層的語言慣習，用來解釋敦煌歌辭或變文中的文句。以至於著作中，時時展現昔日讀遍唐宋以前四部中的經史詩文，甚至《大藏經》及數部大類書的深厚學養，並在適當的時候，毫不經意的自然出招與派上用場。所謂以經解經，豈非如此乎！也唯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問題自然瓦解。如今，筆者擬就《匡補》一書，列舉如下數例略作說明：

（一）疑以存疑

古文獻的真象已隨作者或抄錄者的逝去而難以確認，今天我們有幸得睹這些古本或孤本，也只能以善本的角度給予呵護，如獲至寶般的加以珍惜。然而卻又何其不幸的多是民間的俗寫抄本居多，甚至是小沙彌及學童的習書抄卷，與歷來宮中或官方的政府典藏大相逕庭，也與出於儒林士大夫的用書有所區別。因此面對這些殘破不堪，俗寫訛借滿紙的文獻，我們沒有宋元刊本可校，連明清刻本都派不上用場。何況敦煌文獻所藏洞窟一被打開之後，已經隨著現場的破壞，分藏世界各地，讓我們絞盡腦汁，尋覓一番；同時卻也讓我們得以還可消磨光陰，自我娛樂。若非今日多有影本複製，光是聖彼德堡東方院的典藏，也不知道幾時才能為學者遍閱讀盡。也因如此，我們的見聞還是有很多的不足，我們所能了解的還是有限，無論如何，謙虛為尚，虛懷若谷則是《匡補》一書給我們的啟示。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要強作解人，這在以下的一首曲文便做如下的匡

正：

0044 思越人 (331 頁)

一枝花，一盞酒。小爭不去□□，□□□□終不醉。無花對酒難□。

一枝□□□□□，□枝慕我心迷。幾度擬拌拌不得，思量且坐□□。

楚按：原卷缺字在「坐」字上，作「思量且□□坐。」這個「坐」字是韻腳。按此首殘缺頗甚，校釋云：「一『迷』字是通首叶韻之僅存者，非常重要！餘三韻均賴此字為準，全辭始得復活。」(330 頁)然而「坐」字也處在韻腳地位，與「迷」字不同韻，故知此辭問題尚多，有待今後繼續校理。

(二) 脫文的訂正

古書抄錄每多脫文，劉向校書宮中，今古文經的脫簡情況已多註記。這類脫文是整條簡牘文字遺失了，有如敦煌寫卷上抄錄者因視線的移動而跳脫抄到下一行文字；有時則是回抄上一行文字，造成重抄一行的情況。如果抄錄者自己發現了，還有補抄或點正的機會，有些不負責任的抄錄者，恐怕就如學郎詩中所說：「且作隨疑過，留與後人看。」至於脫句者的情況不只是明清書誌校讎學者所常言，在我們研究敦煌文獻實踐的過程中，也是常常遇到。大家不要以為這些僅有古代的過錄卷本才存在，今天自己謄抄或打寫自己的作品，錯得莫明其妙而不自覺的情況還是常見，甚至經過三校錯漏也沒消失，必須改由他人覆校，始能一一挑出。所以敦煌曲詞文獻脫漏情況不少，而處理時不得不多加小心。如下一曲給我們的啟示是：

0047 送征衣【如魚水】

今世共你如魚水，是前世因緣。兩情準擬過千年。轉轉計較難，教汝獨自眠。 每見庭前雙飛燕，他家好自然。夢魂往往到君邊。心專石也穿，愁甚不團圓。

首段：楚按：原卷「眠」上有「孤」字，作「教汝獨自孤眠。」《總編》漏錄。

次段：校釋：「夢魂往往」模糊，末字存「卅」形，不似「往」，「專」寫「穿」。

(338 頁)

楚按：上句前四字原卷缺損，唯末字殘剩右下角，編者摹形失真，但確非「往」

字，因此編者擬補的「夢魂往往」，肯定不是原文。此等情況，唯有仍作缺文處理，無須代為填詞也。又下句原寫「穿」字不誤，「心穿」猶如「眼穿」，都是俗語，改作「專」字，反而失去了原文生動的韻味。

(三) 個別字句訂正的舉例

1. 依據文義而訂字形的舉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此詩大序所言也。作為敦煌歌辭，當然也是原作者吟詠心志的表現，所謂辭者，意內而言外而已。因此，讀其歌辭切要心存體貼，了解作者所處的時空背景及立場，推敲其所要正確表達的意念。縱使古人已杳，時空兩隔，無可奈何；或因作者教育水平低下，用的字詞不十分貼切，或因後人過錄的訛奪錯漏，致使所見敦煌文獻中的歌辭字句扞格不通，觸目皆是。在此情況下，我們還是要從前文後義當中仔細推敲原作可能表達的真宰及正字，免得讓古人地下有知急煞，哭訴著我們刻意扭曲了他的表述，讓他背負千古不孝的罵名。如以下這一首即是如此情況：

0325 孝順樂 773 頁

第四咽苦更難言，殷勤育養轉加難。好物阿娘不喫□，調和香餌與兒餐。

校釋：(原本)「餌」寫：「義」。(776 頁)

楚按：原寫「義」字並非「餌」字之誤，而是「美」字形誤，「香美」指美味食品。

0034 〈擣衣聲〉(三載長征) 309 頁

良人去，住邊庭，三載長征。萬家砧杵擣衣聲，坐寒更。添玉漏，嬾頻聽。 向深閨遠聞雁悲鳴，遙望行人，三春月影照階庭。簾前跪拜，人長命，月長生。

《總編》校釋：(原本)「漏」寫「淚」，從蔣校，形聲俱近，而意又較是。

楚按：原寫「淚」字極是，蓋「嬾頻聽」者，乃是上文「萬家砧杵擣衣聲」，而非玉漏之聲。改「淚」作「漏」，反不易見思婦垂淚憶人的索寞心情了。以「玉」形容淚，猶如稱淚為「玉筋」，如沈佺期《雜詩》：「為許場相異，欄干玉筋齊。」

2. 依據聲音以求本字的舉例：

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或者號稱萬物之靈，是因我們有著一套複雜的語言，能夠傳承我們的文明和記憶。可是語言又因地域空間及時間的延續而有變異，故地理語言學及歷史語言學往往是我們掌握文學的重要兩條軸線。意志既借聲以傳達於外，則所發之聲音，必有意義。印歐語系是以元音及輔音搭配的形式，連綴成各種不同的聲音與音節，加上輕重律等，表述各種不同的意念。奈何漢語的單音節特性異於楔形文字的多音節，因此同音字特多，於是表述語言時，常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所云：「大氏假借之始，始於本無其字；及其後也，既有其字矣，而多為假借；又其後也，且至後代訛字亦得自冒為假借，博綜古今，有此三變。」由於古今作者在表意之時，勿論作者之程度高下，或過錄者之有意無意，總在記錄語言聲音。若非為官作宰的考試檢核，或者文字學家的力求本字，大可不必過份的講究，而一般讀者平常的書寫更多是通假訛字，文學名家也是多所常見，以至於對於一個積累傳統諸多文學名家的經典作品，既留下假借通用的慣習前例，則後來學者自然借勢援用，無可厚非。也因如此，敦煌文獻勿論官方或民間的抄本，同音或音近的通假俗字觸目皆是，若是古來經典或名家用字如此，誰敢說它是錯別字。所以只要我們能從古代典籍中找到證據，便可解決這個用字問題，《經籍纂詁》即是為此而編。倒是新發生的借音表意字，的確無典籍依據可尋，只是臨時依音求快的紀錄，於是我們只好從聲音方面考求本字了。尤其敦煌歌辭乃為韻文，其音必多同一韻律，固可藉韻以求用字，這在《匡補》一書也給我們很好的示範，如：

0035 定乾坤 311 頁

塞北征戰幾時休，罷風流。汝家夫婿□□□，荏苒已經秋。 寒衣造了無人送，憑□□書將。紗窗孤雁叫，泣淚數千行。

校釋：原本寫：「塞元……」饒編摹絲絹原貌於 107 頁，另錄辭於 108 頁。「北」作「原」。按【0803】「北」訛作「几」，知「元」乃「北」之形訛，非「原」之同聲，萬通不過。（312 頁）

楚按：「北」之於「元」，字形實遠，任校非是。原寫「元」字乃「垣」字音訛，「塞垣」指邊境地區，唐人邊塞詩習用。

0283 皇帝感 735 頁

上說明王行孝道，下論庶俗事先親。儒教之中是第一，孝感天地動鬼神。

校釋：(乙本)「親」寫「宗」。「神」下丙丁均衍「通」字，費解。(739 頁)

楚按：丙丁二本「神」下有「通」字，則全句作「孝感天地動鬼神通」八字，必衍一字，但衍字必非通字，而是動字，此句應作「孝感天地鬼神通」，即《孝經·感應章》「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之意。由此上推，第二句末字乙本作「宗」是對的，「宗」、「通」為韻，並無費解之處。

3.形近致訛的文字訂正：

漢字在五百初文後，逐漸走向拼合初形的會意及記音的形聲，解決了圖像與意念組合的過份重複及難以分辨的課題，也突破了會合其意的困境，於是純粹借用已有的記號聲音來記錄語言的形聲，便成為新造字的主要方式。奈何漢語單音節的發展，同音字特多，雖有四聲及陰陽調式，用以別異語言的差異性，還是存有不少的同音字。這也是後來漢字記錄語言的聲音外，還需要輔以視覺的部首，用以區別不同表意的同音困擾。尤其二個部件以上的漢字組合，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或中間等位置的不同，每多異形而義無區別；至於偏旁的有無或點畫的增減，常因抄者不同而有不同的寫法，故《顏氏家訓·雜藝篇》云：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顯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卷。⁸

以上所舉的例子，敦煌文獻中恰可為之證，至於張守節《史記正義·論字例》也說：

⁸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雜藝篇》（台北：明文書局影中華書局本，1984年1月再版），頁514。又當頁註二校記云：「宋本原注：『一本注：前上為草，能旁作長之類是也。』」

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間，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漑，勅字作飭，制字作制，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為好本。程邈變篆為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為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祕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肅丁履反，今之史本則有從端音端。……若其龜黽從龜，辭【亂】從舌，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藻從果，耕籍從禾，席下為帶，美下為火，袞下為衣，極下為點，析旁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之等類例，直是訛字。寵字為寵勅勇反，錫字為錫音陽，以支章修反代文間分反，將無混死，若茲之流，便成兩失。⁹

似此現象，證之敦煌文獻上的書寫文字，豈非如此，甚至上從甲金，以迄簡牘帛書及碑石文字，也都存在這類現象，故前賢為之收集而編有《六朝碑別字》之作，宋元刻本則劉復也輯有《宋元俗字譜》。也因如此，歷朝首要在於改元制曆，訂正文字，許慎《說文解字·序》曾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¹⁰尤其面對三百年斷裂分歧的南北朝學術，的確需要進行標準化的工程。經籍課本的整理和詁訓的翻譯，以及石經字樣楷書等的頒行與推動，無疑都是在此目標下的先行工作，而科舉制度更是篩選人才，檢驗成果的最佳方法。所以陸德明（約 550-630）的《經典釋文》、孔穎達（574-648）、顏師古（581-645）的五經《正義》及定本，以及初唐諸史的修撰和著名書家的風起雲湧，絕對不是憑空出現，都是緣於此一歷史背景及政治脈動下的必然結果。至於石經之立，字樣書籍的訂正，《干祿字書》的編纂，絕非意外。尤其民間教育水平既已不一，自己一時的任意作為，很難嚴謹的要求他們一筆一畫需如實的表達一己意念，形位上的錯置或筆畫上的增減，更非重點所在。也因「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任意性的抄寫文字在失去約定俗成的信用後，這些文獻便使非作者或過錄者難以了解正確的文義，而遼·僧行均的《龍龕手鑑》即是因此類寫本的字形而編設。

⁹ 司馬遷著，張守節正義，《史記正義·論字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¹⁰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10月），頁771。

否則若非博學之士，不解形義間的邏輯性，自然無法訂正敦煌歌辭的字形。可是《匡補》對此類問題都能一一迎刃而解，如：

0036 宮怨春（到邊庭）313 頁

柳條垂處處，喜鵲語零零。焚香稽首表君情。慕得蕭郎好武，累歲長征。向沙場裏，輪寶劍，定機槍。去時花欲謝，幾度葉還青。相思夜夜到邊庭。願天下銷戈鑄戟，舜日清平。待功成日，麟閣上，畫圖形。

校釋：原本【稽首】寫成「稽」一字，「表君情」寫「告訴君情」。(314 頁)
楚按：原寫「稽」字並非「稽首」二字的合體，而是「稽」字的俗體。〈李陵變文〉有「兵到龍勒水北，峻稽山南，與單于兵戰」之語（《敦煌變文集》九三頁……）啟功校作「浚稽」，是正確的，「浚稽山」見《漢書·李陵傳》。而本辭的「稽」字又是「啟」字的同音字，《廣韻》上聲十一薺，載「稽」有「康禮切」一音，與「啟」同一小韻。《書·舜典》：「禹拜稽首」，注：「稽音啟。」故敦煌變文中「稽首」亦寫作「啟首」，如〈降魔變文〉：「忽然差使更失，甘心啟首歸他。」（《變文集》387 頁）「啟首」即「稽首」，與本辭「稽」當作「啟」類似。

又原寫「告」字并非衍文，《總編》誤刪，應予恢復，「啟告」為詞，如〈醜女緣起〉：「啟告世尊，乞垂加護。」（《變文集》797 頁）《太子成道經》：「苦（若）有災難之時，但燒此香，向雪山會上，啟告於我。」（同上 295 頁）說的正是「焚香啟告」之事。又原寫「素」字並非「表」字形誤，而是「素」的同音字。據上文所說，此句應作「焚香啟告訴君情」。

又：「想思夜夜到邊庭。」

校釋：（原本）「想思」寫「遙相思」。(314 頁)「遙相思」依據上片句法，改為「相思」，俟校。王集於「相」下注「想」。(315 頁)

楚按：原本實寫「遙思相」。王集於「相」下注「想」。可從，敦煌寫本中「相」「想」往往混用，此句應作「遙思想夜夜到邊庭。」

遍尋《敦煌歌辭總編匡補》的按語，此類例子極多，不再一一贅述。

肆、結論

總而言之，《匡補》一書有功於敦煌文獻之整理，以及語言、文學之發明，可說大矣哉！由於任二北處理明清以來的戲曲刊本既多，每每承襲明人刊刻書籍輕易改文的弊端習氣，動輒臆測；加上既是吳梅嫡傳，已是戲曲名家，對於曲文句式過份自信，也多唯我獨尊。一旦面對的是模糊不清的寫本，或數份不同的寫卷，在未加深入考索的情況下，毫無根據的就輕下斷語。何況對於唐宋以前的古籍也多未加把握，佛道典籍或民間俗語也不十分熟悉，於是多用武斷臆測，不但堅持卷一《雲謠集》非三十首，也與潘師重規或饒宗頤的意見頗多扞格，終使《敦煌歌辭總編》中存在著無數處的瑕疵。若非《匡補》一書對其衍、脫、增、刪、移、誤、改文的諸多現象，一一給予列舉匡正，則恐該書貽誤後學多矣。至於清儒校讎古籍，每多出現所謂兩字誤為一字、誤字與本字並存、旁記字誤闖入正文、衍字、脫字、誤而兼脫、錯簡、或因誤致誤、不審文義而妄改、因字不習見而妄改、不識假借而妄改、不審文義而妄加、不識假借而妄加、妄加字而失句讀、因妄加數字、不審文義而妄刪、不識假借字而顛倒其文、既誤而又妄改、因誤字誤改、既誤而又妄加、既脫而妄刪者；或字形不習見而誤，因字假借而誤；韻腳字誤而失韻、字脫而失韻、字倒而失韻、句倒而失韻、錯簡而失韻、改字而失韻、雖改字以合韻而實非韻、有加字而失韻、有句讀誤又加字以失韻、有既誤且脫而失韻者。凡此諸多現象，在《敦煌歌辭總編匡補》一書中都可找到不少例證，也可在《敦煌變文選注》、《敦煌文學叢考》、《王梵志詩校注》等或其他書籍篇章中覓得蹤跡，而清儒所用的校勘及訓詁等條例或術語，亦多見於諸大作中，則諸書之作為整理敦煌文獻的經典圭臬，無可或疑矣。也因能有如此正確的解讀及寬廣的認識，便可以宏觀正確的加以歸納，得出《敦煌文化》、《大家論學：項楚論敦煌學》、《顯學中的敦煌學》等一系列的著作。所謂：「鴛鴦繡取任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只見諸多煌煌巨著的展現，卻無視作者的苦心孤詣和設計的心路歷程，終非善讀書者，也對不起作者。因此筆者願藉著《敦煌歌辭總編匡補》一書的讀後，作此短文，用以闡述項楚先生的學養、成就與治學門徑，用以就教高明。

附記：本文初稿曾於『中國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四川大學，2019年7月6、7日）宣讀一過，今略修飾訂正。

主要參考文獻

- 項 楚 《敦煌變文選注》，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2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4月增訂本。
- 《敦煌文學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4月。
- 《王梵志詩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2010年6月增訂本。
- 《敦煌詩歌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5月，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5月，2001年6月。
-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1月，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06月。
- 《寒山詩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1月。
- 《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項楚卷》，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
- 《柱馬屋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7月。
- 《項楚論敦煌學》，上海：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07年12月。
- 《項楚敦煌語言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
- 《大家論學：項楚論敦煌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6年1月。
- 《顯學中的敦煌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5月。
- 〈敦煌文學研究漫談〉，《文史知識》1987：12，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6。
- 〈《敦煌歌辭總編》佛教歌辭匡補舉例〉，《1990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史地·語文編），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7月，頁371-385。收入饒宗頤主編《敦煌文藪》（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頁49-68。
- 〈S.5588號寫本之再探索——《敦煌歌辭總編》「求因果」匡補〉，《九州學刊》4：4（16），臺北：九州學刊雜誌社，1992年4月，頁137-148。

-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一)～(六),《文史》35-40(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6月~1994年9月),其後集結成書《敦煌歌辭總編匡補》,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5年。
- 〈敦煌本《行路難》之再探討〉,《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6月,頁701-725。
- 與張子開、譚偉、何劍平合著 《唐代白話詩派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6月繁體版,北京:學習出版社,2007年5月簡體版。
- 與戴瑩瑩合著 《敦煌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

STUDIES ON DUNHUANG

VOLUME 35

Wang Chuan, Prof. Jan Yunhua's Biography and Catalogue

Wang Chuan , In Memory Prof. Jan Yunhua

Yamamoto Takako, Notes on Transmittal Letter Texts from Dunhuang

Wang Sanching, Prof. Xiang Chu'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his Writing Ideas:
Correction of Dunhuang Lyrics Editor-in-Chief as an Example

Chu Fengyu,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Transformation Texts from Dunhuang and an
Analysis of their Lecturing Featur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exts with the
Character "*Bian*" in their Titles

Lin Jenyu, A Study on Miscellaneous Copi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Eulogy of
Scattered Flower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Chou Hsipo, The Dunhuang Scroll P.3899: It's Dating and Interpretation

Feng Jing, French Scholarship on the Materialit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Review
and Recent Progress

Hsu Chuanhui, Exoteric Buddhism and Esoteric Buddhism Fusion in Cao Yuanzhong's
Manjushri Temple

Yang Mingchang, Daoan and Daoan's Writings in Dunhuang Documents

Chai Jianhong, How to understand Dunhuang: taking *The Illustrated Book on Cave
254 in Dunhuang* as an Example[Book Review]

2019.08